

那些沉默中的人

□李 晓

远山发出脉冲一般的隐隐呼唤，我一个人出城到深山丛林里接受来自滚滚氧气的畅快呼吸。

树木掩映中，有一处灰白老墙的民房。午间，炊烟从瓦缝里“啾啾”地冒出来，那些上了年纪的青瓦上是漫漫苔藓。

那是一位老婆婆的家，她正在地里掐菜叶，抬头望我时，见她脸上道道斧刻般的皱纹，俨如老槐树铠甲一样的树皮。老婆婆见我一人，打了声招呼：“你就到我家吃饭吧。”

午餐是莴笋煮豆腐汤、蒜苗炒腊肉、红薯米饭。“你先吃，我去给他喂饭。”老人端着一碗红薯米饭，夹了些菜放在碗里。在那间光线昏暗的屋子里，看见老人正在给一位面色红润、头发蓬乱的中年男子喂饭。“他是我儿子，我就一个儿子，中风好几年了。”老人的语气很平静。山里人说的中风，就是脑溢血后遗症。中年男子“呀呀呀”地同我打招呼，双手颤抖，发出含混不清的声音。

老人说，儿子中风两年后，儿媳便随同一个村里在外打工的人跑了，老人后来跟儿媳打电话恳求她回家，主动把婚离了。让老人欣慰的是，孙女在北方一座城市大学毕业后考上了一家行政单位，婚后要求把爸爸接到那里照顾。老人说，我这把老骨头还行，还可以管他一些年。

平日里，老人除了徒步到镇上买些油盐酱醋的日常生活

用品，就是在家种点蔬菜，还饲养了一群鸡鸭。鸡鸭的啼鸣声，让老屋更显幽静，大多数时候，老人坐在小板凳上，长久地凝望着儿子，陷入越来越深的沉默。老人的目光浑浊发蓝，与屋后那水草覆盖的老井水相似。那口老井，是老婆婆去世多年的老伴儿生前挖掘的，而今这口老井只供老人与儿子吃水。以前，这口井要供山下一座大院子的人家吃水，现在那座院子空荡荡的，院子里的人都去城里安了家。

我把随身带的500元钱硬塞给老人，想安抚她的心。老人追着我跌跌撞撞地跑，把钱还给了我。老人说：“你来了，就添一双筷子，是看得起我们这样的人家，钱啊，我不缺，有孙女给。”

回城后，有好些日子，我陷入沉默，和家人里人很少说话，深山中那位老人与她的儿子，成为我时常念想的一部分。半个月后，我和妻子又去深山看望那对母子，妻子买了礼品，亲热地唤老人为“婆婆”，老人摩挲着妻子的手，说不出话来。回来时，我抱着老人送的一个老南瓜。老南瓜至今还没吃，它端坐在厨房墙边，一看见它，就感觉温暖弥漫心头。

这些年，我和一些人隐隐约约地交往着，已没了当年的深情款款柔情时分。不少人在微信里存在着，有时打量一下朋友圈动态，甚至懒得点上一个赞。

十二月的符号已爬上
年轮的边缘
霜风清点的几片黄叶
覆在新历的路上
一切有名与无名的事物
都记录了
在日月见证下的呼吸

数列多少个二十四节气
今天的我
总想抓住点什么
而发丝和额头
早已储满了
这一年的印记

走过的清晨
总是喜欢披过的晚霞
一束光凿开穹顶的荒凉

烦恼结成的风景
在过去
写过漂亮的句子里
一转身
就成了脉序里
割掉的旧章

去年春节，我与从广州回来的一位故城老友见面，在城南一家老馆子里吃了一顿故乡的家常菜。食物打通了记忆的深井。老友说，我们去城后山上看看这座城市吧。我们上山，夜色里薄雾缥缈，从山顶俯瞰这座城，节庆里的万盏灯火破雾而来，如飞舞闪烁着的万千萤火虫。我和友人坐在山顶冰凉的石头上，一直坐到石头发热，也没说一句话。第二天凌晨，我在朋友圈里看到他发的城市夜景图片，还有一句话：我回来看你了，但你已经不是我记得的样子。我点了一个赞。这么多年的分别，当年的热烈归入沉寂，命运的河流或许已经无法交集，偶尔发出的一声感叹，已不是闪电，是草色遥看近却无的空蒙。

秋天，我去给一位回乡的老友送行，他站在铁轨边抽烟，铁轨已生了锈。我们不说话，想打破沉默，却又找不到恰当的话语。一个小时后，高铁呼啸而去。我打开手机，见他发来信息：你来我城，与我联系。想起有年春天，我去他的城市出差，在宾馆阳台打量着都市灯火，想起这灯火里有一盏是我熟悉的。但我最终没有给他打电话，就相念于江湖吧。

这些陷入沉默中的人，在命运坚硬与柔软的长路上，共情或者冷淡，于偶然之中想起，依然如那灯影浮现，上了心头，热了眼窝。那些沉默，或许是生命里一些时段最本真的面目。

◎黄 昏

楼隙渐渐被霞光填满
远山浮起烟岚
一声鸟鸣穿过时空
将稀疏的黄叶
轻轻推下枝端

老人与园树互相注视
他发间的雪
已盖住了
所有春暖花开
一袭暮风经过
将他们寂静的鼻息交换

红透的枫叶旋落
把古老的颜色
浸入他的血管

霞光如逝水
淌过他佝偻的轮廓
又沿着脊背
轻轻滑落
似柔软的光
抚慰年轮暗处的纹理

冬天的单音节(组诗)

□张步伐

◎ 砵

只一声，
将山村炸醒。
寂静变成碎屑，纷纷扬扬。
喜鹊，停在窗棂，大红大紫。
吉祥爬上门楣，
乡音念着对联。
灯笼红穿上身。
热闹煮沸，
鸡鸣、犬吠、猪哄、牛哞，
相互应和。
火苗挠着姑娘的脸，猫也害羞地转身。
竹节憋劲，
砵，砵，砵。
喜，喜，喜。

◎ 滋

是刨汤肉在柴火上，欢快地鸣唱。
童年的味道，就此弥漫开去。

柴火抽干水分，
火焰来得更为起劲。
一滴滴油，滋滋滋。
滋滋滋又将柴火浇旺，
噼啪，噼啪，噼噼啪啪。

一股股浓浓的腊肉香，飘满村庄。
月光寻香而来，雪也暗香浮动。
村庄的幸福指数在滋滋滋地飙升。

◎ 鸣

风一不小心被山尖刮住，悠长地鸣响。
大大小小的秃枝，剧烈地颤动。
似鹰的羽毛，在低处浮浮沉沉。

草垛下的鸡，
把头蜷缩在翅膀之下，
做一个长长的梦。
有人裹紧大衣，
身体还在路上，
心思早已回家。

◎ 呵

一声紧接一声，
从鼻腔或口腔里呼出。
这声音带着白而柔软的尾，
轻轻扫过两手相合的十指。

远处有霜，
淡了枯草的黄，浓了枯草的白。
身后，村庄的炊烟淡淡地蓝。
禁不住在呵后再加一个呵，
呵呵地循环。

◎ 嘎

夜晚，雪重，
借木，借竹，
制造出山村特有的声部。

间断地，偶尔地，
一声在一声之后。
小草有骨骼，
折骨掀声浪。

冬的味道，
年的气息，
迎春的旋律抒情而阔大。

